

民國十年重印

陽春縣志

大馬站大同承刊

陽春縣志序

志者何道政事之書也親民之吏示因知乎人民及地域廣輪之數與夫山川之險易土物之豐嗇風俗之淳澆德行道藝之所宜書政教之所宜事雅欲圖治圖淺體要矣余奉檄知陽春甫下車竊效紫陽氏之急先務詢邑志覽之病其蕪陋思重加蒐輯以簿書執掌未遑也夫闡幽發潛以勵風化興利除害以厚芝生志乘所關良鉅顧言志於下邑有難焉者春之爲縣亦古矣唐宋之世宜有紀載專書乃

家藝文著錄於嶺南古郡縣爲圖爲錄爲記所在多有而陽春撰志者僅從史志得茲邑山川民

概李氏元和志樂氏寰宇記

氏方輿勝覽諸書即通都大邑猶未能家有藏本矧僻壤乎舊志沿訛無

從是正此攷古之難也一邑政典詳於官書卷牘綦繁裁擇匪易又半遭蠹蝕本末弗完此邦一二工文章鍊時務之士其言亦堪爲文獻徵然著述無多十僅得一其他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益髣髴示足依據信今傳後之兆而援里閭雖黃之論以爲不刊未見其可也此徵今之難也余因是兢兢不敢率爾授簡無何

制府芝臺先生有纂修通志之舉撤下所屬郡縣採訪事實余既述邑事崖畧上之省局而邑人士復以脩志請余曰是志也徒踵事而增無當也宜先草創邑人士屬學阮具余曰語弗詳擇弗精亦無當也時番禺劉樸石太史方總撰省志爰以藁介請筆削

太史乃取舊志其體例芟其龐蕪訂其訛舛補其闕漏余適卸篆授羊城打輿商榷書成凡十四卷事增於前十之三文省於舊亦十之三余幸

斯志之成而於春之民有厚望也春之在古固推結之俗茅蠟之區也風氣寢開衣冠茲誦彬如蔚如今則掇科第紆組綬者踵相接於朝先民有言仕宦之鄉陶染成俗宜若莠民皆薰德善良無有譎張爲幻者乃風俗之淳轉示逮昔豈土壤之殊乎抑政教之未至也昭軌物樹風聲邑志之脩誠圖治所當亟斷彫爲撰返澆爲淳余將拭目以俟勿徒以是爲模範山川鋪張文物之書不淺之乎視志也哉

嘉慶二十五年歲次庚辰二月中旬前

署陽春縣事清苑陸向榮樹堂氏謹撰

陽春縣志序

余奉檄來春州數閱月邑人士以志成告前署尹陸君樹堂既序之屬余亦弁言卷端是役也陸君始之余繼之始事者難繼事者易余可以無言是書也番禺劉樸石太史實繩削之其類事也核其屬辭也雅其叙例也嚴且備矣余尤可無言雖然余聞道也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因思志也者所由達於治之書也而余獲與有力以觀其成幸矣夫粵古稱海濱鄒魯區陽春於粵一下邑耳然亦可以鄒魯稱余蓋綜生平所閱歷而甚有屬望於春也余幼隨侍先君子宦遊西蜀比壯歲筮仕秦中愧輕陋才不足以言治堆於蜀挹峩峩崑崙城錦江玉壘之勝慨於秦攬終南太華峭函汧渭之壯觀益信山川靈奇人物瑰偉爲古今之通論焉茲者踰嶺而南視賁隅都會民物淵藪乃稽之於古瓌杖不數數觀今雖涵泳

聲教駸駸乎肩隨上邑而士風猶未甚盛民俗猶未盡淳也曷故宋世峴有言習俗之龐雜鬪訟之蕃多亦澗海之會居勢使然願司牧者能辭其責耶然則斯志之成以闢幽潛作風化所繫良鉅而風土剛柔之異政務興革之宜余將開卷瞭如資以治春用是遂不能已於言與春之士民砥礪感發同適於治無黍乎海濱鄒魯之稱也

嘉慶 庚辰 夏 五月

知陽春縣事吉水陳懷彥補初氏謹撰

陽春縣志序

皇上御極之元年奉憲檄攝陽春篆值新修邑志成將付剞劂邑人士請序於余余維此志始事於署令陸君而前令陳君繼之二君序之詳矣顧陸君之爲此書其審慎有足嘉者先是 宮保阮制軍續修省志檄下所屬採訪事實陸君先於舊志芟其繁蕪補其缺畧與邑人士共商之既又就正於番禺劉樸石太史時太史方主越華講席兼總志事益得參互考証廣其未備至矣盡矣世言郡邑志稱關中曷善關中多前代名人手筆朝邑武功二志尤有名武功訓詞爾雅義昭勸鑒官紳志善惡並著尤爲南董直筆朝邑志僅十八翻自來志乘之簡無逾於此者故昔人推爲絕作然志也者典章所紀載賴以不墜者也不貴其冗而貴其詳後人讀志而未詳者轉須稽諸檔冊

檔冊不能傳遠終歸盡蝕則亦何貴而有此志乎五泉剪裁補綴刊落凡近叙黃河鐵牛凡百六十餘字宜

畧者反詳之以示其筆墨之闕暇謂著作之高手則可謂志乘之正體則非也此志雖不盡如武功之例然志沿革則確而有據志賦役則詳而有體志疆域則爲之詳方計里志山川則析其支派源流詳畧得宜辭約盡善洵足與前人和應美矣且夫天下之治平自一邑始風俗之轉移自邑令與賢士大夫始邑令者親民之官賢士大夫與之望也陽春自昔爲僻邑今則科第綿聯於端州十三屬中人文尤爲蔚起然豈敢謂習俗盡淳美人心猶古處乎余蒞事方始茫然未知所從政賴諸君子示我周行匡其不逮而適值是志之成開卷瞭然如示諸掌是余之厚幸也昔柳子厚守柳州郡中佳山水搜奇

扶輿紀述無遺夫守土者奉

天子命以經理民人豈直爲遊觀歌咏已乎故朱子守南康甫下車即詢郡志君子謂其識先務余於先賢無能爲役而高山之仰竊有志焉爰即鄙見詮次爲序而并質諸太史其將何以教我

道光

元年

歲次

辛巳

署陽春縣事坐龍儋州知州滿洲喀勒崇依鶴汀氏謹撰

陽春縣志舊序

夫志何容易哉分野氣候上關天文也封疆風俗下維地理也學政  
官秩士風吏治也禮義兵防禋祀閱武也選舉賦役仕籍氓敷也名  
宦鄉賢表裏人物也他如祥異迭見物產生殖狼狽興滅之由纏纏  
具載其中譬如按內經之書百品羅營探武庫之積劍戟森列誠邑  
治大典也願操觚摘詞貴公以核狗豕毀譽者勦雷同之說任胸臆者  
豎聚訟之幟牽合附會則郵書而燕說沿襲差訛則亥豕而魯魚嗟  
嗟誌何容易哉誌謁踳躅簿書自漉任以來夙夜兢惕惟恐吏治不  
以速官謗稍公餘退食則僅僅以文籍自娛滓兒肄業耳顧燕口蓬  
心也奚志之敢第思邑誌重典嘉靖丙辰歲令尹俞君初修圖是經  
亂物故沿革不常至一大征緩靖園治甫張借不輯而修之曷垂不

朽前故。揣猥庸不憚勦襲而誌之草焉懼散也奚辭僭妄昔漢世  
遷國氏蒐錄百代勦爲一書說者謂其實而實詳而有體而是  
悟猶有遺議焉如此乎志之難矣今司訓羅君宿學偉識文行公  
鄉先生者。宏抱藻鑑精明而邑梓諸友又習之傳聞騰之物  
日太史執簡鑿坡視草當必托袞鉞於一字寓勸懲於片語者敢  
敬加參訂如分門未妥則合附不爲煩。比類未肖則分別不  
何者當增何者當削何者當詳何者當畧何者當存述以俟後  
竟何者當新案以弭後之爭端山藪奇蹟未盡建明則顯微而闡幽  
官蠹吏治未協公評則核駁而料論然後申之公案壽之梓編以  
永久則春邑之光也諸士君子參訂之力也諸庶無越庖乎哉是舉  
也遍借舊志僅得一部簡序已失而按脩文廟。欵志端有硃批云

重脩文廟木石皆出於甲里而修志秉筆之人謂其捐俸何其誣也  
按城隍廟一欸志端又墨批云嘉靖二十四年知縣潘相重修廟宇  
獨遺其功而不志夫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此殊墨二批果出核  
實誠修志者之遺議也借修而筆之者不相矛盾則殊墨之跡猶足  
警惕修志者之將來也萬惟互相考訂協贊成書毋俾見議如昔則  
諸幸矣

萬曆 戊子 年 月 日

邑令張文誥

按張志久佚惟在此序見康志序中所云舊志蓋嘉靖中僉志也  
明黃佐廣東通志載陽春縣志五卷僉宗周撰攷舊志縣令有  
文英無宗周疑宗周即文英之字耳

陽春縣志

序

大馬站大...

我

皇上首出御極化被海外廓古今版圖所未有因

詔纂輯寰宇一統志蓋欲一道德而同風俗至鉅典也一統志該各省  
省該其屬府州府州該其屬縣縣志不綦重乎哉春邑志 明萬曆  
以來幾百年餘歲久日深板刻燬失康熙十一年奉檄志 邑  
有成書兵燹之後副本無存述守茲土政暇即與紳士討論邑乘  
欲續修而未遑會奉憲鴻承部文重修邑志遂會集學博紳士廣採  
旁探編摩校讐不敢限以時日懼考核之未詳而事多舛訛也不敢  
不集衆思懼聞見之不廣而事多缺略也多士曰志者識也識其  
復識其小區太史嘗言之矣今以百年之殘缺遺文故老蒐羅維艱  
累之則事蹟弗備幽微弗彰邑之典故泯如也郡志通志何所於稽

乎詳之則繁稱細瑣卷帙浩繁不無溢觴之謂爲詳爲畧何去何從體裁須歸於一述曰輿圖疆域山川阨塞此千百年不變者也然得無昔險而今平昔僻而今衝者乎風俗歲時此與時變通者也然得無昔淳而今澆昔盛而今衰者乎則壤成賦戶口丁徭今昔皆然矣何以昔行之而民日以殷今行之而民日以困也學校選舉秩官易代同然矣何以謬訛相沿姓名湮沒無從稽考也分野則縣與郡可按籍考也輿圖疆域則道里之遠近可稽也問荏苒可虞兵防之備禦無患乎問旱潦不常水利之灌溉幾何也至于天道變於上人事應於下不可不書也禮儀祀典之不厭其備也物產之必求其明且悉也名宦人物之不厭核其真也得其真可以照耀史冊雖多而不厭其詳也不然者魚目混珠和璧疑石積行之士必不藉此爲榮矣

凡此所宜詳不宜畧者也宜詳而不詳則爲鄙若乃藝文雜記則從畧無詳可也不宜詳而詳則爲汎抑述更有進焉春邑五里彈丸文獻無徵非若通都大邑有聲名文物之盛可以炫飾觀聽也則與其畧而寡文不若詳而可考古者列國有史凡里俗皆得綴集以備太史採擇今之志古之史也縣志不綦重乎哉僅析其義例爲綱者十有八爲目者五十有奇分門修輯屢事擄詞越三月而書始成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則小邑俚言或亦有助於高深云述也不文幸藉手以告無罪焉爾如曰一道德而同風俗恐非下邑小吏之所能爲也康熙丁卯邑令康善述

按康志爲邑舉人劉裔炫拔貢生梁陞歲貢生劉大鏡歐陽志學李承運伍煇附貢生楊公俊監生劉裔端汪演忠生員黃應虬梁宜

中謝茂松張鑛汪世炫梁型梁埠張錦梁傅殷鼎張蔭星劉家竣  
張鑑同輯凡十八卷今存

邑之有志猶國之有史也考古成周太史陳風而輶軒所採四方之  
貞淫奢儉政事得失莫不達之王朝以佐治理迨易封建而郡縣周  
官之法不行漢建口中詔修風俗一書厥後華陽有志人物有考後  
之君子踵其遺法凡職方所隸疆域人民官師貢賦諸俗嗜好益詳  
上以是察治下以是採風是志之作也其即史氏之遺意乎

國家鼎建百年仁風翔洽我

皇上神靈天亶丕承鴻業凡左右大吏暨良二千石咸宣布德愷覃敷遠  
播道齊德禮之化幾於無外

特命直省郡縣修輯志書登之史館以昭一道同風厚東魯下士叨承

簡命攝篆春州甫下車得與博士薦紳共勸盛典爰是搜覽羣書廣徵耆  
舊採里巷之傳聞訪潛德之實蹟以前志爲規模參之省志府乘外  
錯者訂正之掛漏者輯補之覆見者刪削之邇來數十年餘教化日  
新風俗丕變前之險谿隘谷今則坦道康莊也前之烽燧乍熄今則  
雞犬嬉遊也前之科目寥落今則多士聯鑣也至於英賢之挺生藝  
文之藻發孝節之炳烈春雖暮爾哉亦足以垂不朽何莫非

聖天子道隆德備之所陶鑄乎生斯土者固沾化育即厚操鉛學製亦大  
有慶焉若夫土風俗尙間有不齊樸華奢儉時有沿革川陵消長橋  
梁遷復時有遞更亦歷歷載之用告厥成爰付剞劂厚自慚寡陋不  
免抱殘守缺而一時公論出其中萬世公論亦出其中盍臺祇慎祈  
不背史氏之遺意免貽譏於大雅也幸矣雍正庚戌邑令王博厚

按王志爲邑舉人劉宗湘譚予芳拔貢生劉家楹 恩貢生梁宜  
中歲貢生張鑒劉裔沂王嘉猷梁美中梁璿林振泮劉家峻貢生  
謝成勳生員劉家坡梁日鑿梁斗星陳應球劉家正黃朝冕伍銓  
揭友疇陳廷琛李國球梁正呂珠柯一榮謝萬才張淡劉宗泮梁  
坦朱國俊嚴干文林維甯同輯凡十七卷今存

春邑建置始於唐之武德四年其後分析合併沿革靡一至明之洪  
武九年以陽春縣隸肇郡嘉靖丙辰前令俞君文英始修志厥後張  
君文誥修於萬歷戊子康君善述修於康熙丁卯王君博厚修於雍  
正庚戌此書已三纂矣顧其地隨時轉風與時化迄今又三十年踰  
時旣久詎惟是秩官選舉節孝行誼漸有積薪之勢懼其久而將涸  
耶山川疆域且有昔是而今非者守土者執當日之志書求今日之

治理其不膠柱也者幾希重修之議烏可不急講也昔朱子守南康  
甫下車即詢郡志君子謂其識治體余待罪越四年迨聞調而始議  
及非曰緩也舊志中有宜存者有宜去者有宜更正而變通者余  
載于此或於諮詢所及而有採訪或於舟車所至而有經歷或於張  
弛所加而有興革皆志物也皆志要也乃集邑紳而告之曰今可以  
言重修之事矣爰於歲之九月延仁和呂相堂先生博古君子也秉  
筆總裁與邑中公明之士若教主講謝孝廉輩旁搜遠覽苟確有得  
於所見與所聞與所傳聞衆猶謙讓而未遑者筆則筆削則削知我  
罪我余固弗敢避焉四閱月而稿成雖不敢與通都大邑之紀載爭  
奇然以謬承諸前令後條而列之彙而纂之文損於前事增於後爲  
綱爲目燦然備舉用是付諸梨棗於以宣揚

聖化固不特山陬僻隅有以彰一道同風之盛而亦爲後之官斯地者舉  
事不誣經世有憑豈僅爲一時之文獻已哉是爲序

乾隆 戊寅 年 月 日

邑令姜山

按姜志爲浙江仁和明經呂伊編邑舉人謝以光拔貢生謝惠成  
教泰貢生李燾柯爾常吳昌偃劉世槐監生梁文海生員柯日且  
黃朝賡嚴而泰陳舜源教震謝叅光嚴而溫陳開五儒士黃朝文  
同輯凡十六卷今存

重修陽春縣志銜名

主修

署陽春縣知

縣陸向榮清苑

陽春縣知

縣陳懷彥吉水

署陽春縣知縣坐補儋州知州喀勒崇依滿洲

編纂

在籍翰林院編修劉彬華番禺

同輯

歲生原任增城縣學訓導李家翰

舉人連州學正劉世探

舉人大挑二等林宣鐸

陽春縣志

銜名

十二

大馬站大同新記承印

恩貢

生劉榮珩

歲貢

生李正綱

即用縣丞附貢

生楊廷鏡

生員楊開鼎

校錄

生員陳祖儒

採訪

生員莫滿

生員張作賓

生員鄧元端

監生蕭德上

監

生嚴超奇

辦事

縣

丞李承遠

監

生吳垣豐

監

生劉觀聰

陽春縣志例言

陽春舊志康善述王博厚姜山所修並存大率舛陋繁蕪殊非善本今重訂爲十四卷刪潤大半補輯較完事增於前文省於舊第拘於踵事之見亦不免從俗之譏博綜古今以成一家言仍俟後之君子志載詔令自古而然我

朝

列聖敷言

典謨丕布炳如日星敬謹錄弁簡端是訓是行於風俗人心裨益甚大非僅遵體制也

地志古曰圖經故必以圖爲冠圖疆域而不開方計里非古也修陳名勝繪畫雖工何裨政要茲爲圖者十而舊志八景圖悉刪之

舊志沿革並未取唐宋以來地志諸書與正史參互考訂是以舛誤相仍康志以沿革災祥變亂弁之卷端體例尤雜茲專撰沿革一表以正其訛餘別人事記

粵爲揚之南裔肇郡在粵已屬一隅言分野者邑統于郡原可不書羅列星經連篇累牘何前人之不憚煩省爲一條而附說於後存其概耳

志山水支脈源流在所必析雖亦摹勝景然無取詞繁罔嶺巖石無非山也泉湖亦水也八景大都皆山水也併其目而約其辭不敢仍舊志之陋

近世志家撰職官傳輒題曰名宦撰人物傳輒題曰鄉賢原其稱謂定自

朝廷志乘豈容槩許又孝友忠烈儒林文苑諸目惟國史論定一代人物乃得區分方志第當臚舉其人以俟史氏採擇非可預標品目上擬國史體裁也舊志分目瑣碎尤不足辯茲統名宦於宦績而人物則第以年代爲次賦役一門經政之要案牘事例不容不書但志乘自有體每事惟當摘錄一條不必如檔冊之歷敘案由篇重語複也舊志冗鄙此爲尤甚悉裁正之其牌牒文體原取宜今若泥古而強加修飾亦非也邑志述宦績斷自知縣以下此通例也葉石洞志永安以叅議顧養謙通判高守謙於永安有特著之功遂爲作傳論者猶病其泛若督撫爲封疆大吏勳在全粵惟通志得而傳之尤非邑乘所當載筆舊志殊失限制應徑從刪

選舉推及封贈亦足以勵顯揚顧男女名氏竝書此家乘體也奚可施之邑乘以命婦移附列女於義爲安

志爲陽春而作事非專繫茲邑者畧之可也惟

獨租曠典暨禮教經政數大端雖屬通行仍詳無畧春爲僻壤斯亦考核所資

職官暨人物必其人已歿乃爲撰傳惟節婦年近六十古井不波於時可信故現存者亦登

諸傳或采之羣書或徵之輿論確有可據然後增收其傳聞異詞無可攷證者姑從闕如

藝文著錄昉於劉畧班志因之專編書目非載諸文也其詩文則當仿范氏吳郡志之例分註各條之下陽春著述書目寥寥不能成帙

祇可仍彙詩文爲一卷蕪陋之作雖古必刪雅馴之詞雖近亦採汰沙礫似畧盡蒐珠玉尙多遺耳

志爲傳信之書于寶搜神齊諧誌怪非所尙也如射木山神托生李氏之類悉從芟削

邑志自乾隆戊寅續脩而後閱六十餘年其間潛德幽光應爲闡發凡見聞所及不敢或遺此外見聞所未逮當復不少始事者難爲力繼事者易爲功蒙竊有待已